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坊記

孔氏穎達曰此篇凡三十九章體例不一或敷經其論一事或一經惟說一事或每事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無義例也

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盡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

姚氏際恆曰程正叔曰坊記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

以爲孔子之言石梁王氏曰既是子云又合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兩篇辭旨多謬然辨其非孔子之言者絕少此篇固非孔子之言然頗不詭于聖人之道不必以其非孔子之言而遂少之也凡古書多稱子曰子云者不必是冒竊孔子子爲男子美稱周秦閒人多稱之又弟子錄其師說亦稱子曰此篇作者使果欲冒竊孔子必不復引論語以顯其奬竇矣而後人又豈必待其引論語然後知其非孔子之言矣　又曰此儒家之諸子義理駁正而作者貫穿諸禮于胸中以議論出之頗具精能

其章法變化不拘一轍段落若斷若連洵先秦妙筆

也雖引經多不類然亦見古人胸有別解不易使人

測識無事深求若鄭氏率改經義以遷就之則無謂

甚矣

陸氏奎勳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觀此篇可識其槩

若內中兼有春秋之義則後儒讀而不覺矣余據所

引春秋不稱楚越之王之喪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

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

其死曰孟子卒如今本春秋乃魯史舊文而未沒喪

不稱君取妻不取同姓則爲孔子之義也貧而樂增

一好字于子言中删出論語曰尙書有高宗篇題以
君子之道辟則坊與爲坊記所由名比而列之篇首
皆纂成于安國不與論語同時此不可不知
姜氏兆錫曰首章禮以坊德三句爲綱以下各章爲
目故以坊記名篇篇中各章皆記者雜引夫子及各
經之言以申首章之意非夫子于各章引經自釋其
言也說見第九章及第十六章
方氏苞曰篇中多引春秋論語爲証可見非孔子之
言如文中子書曰子云弟子各子其師非孔子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

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姚氏際恒曰坊德據疏謂坊德之失蓋作者不欲與淫欲爲排偶故耳然終似欹後命以坊欲陸農師謂如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說固直捷然如此解命是與君子坊民義不甚協不若且從注謂教命也

姜氏兆錫曰辟則坊者君子以道坊民之失猶以隄過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坊者培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也性之善爲德禮以防之養其源也情之蕩爲

淫刑以防之情之動爲欲命以防之過其流也防欲必以命者命出于天分限截然不可踰也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而欲不得肆矣

方氏慤曰張子以德爲逸德倘未盡仁之過則近于愚義之過則入于刻恭之過則流爲諂儉之過則趨于吝以禮防之然後有以全其天德之美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約貴不嫌于上故亂益亡慊口簟反亡讀無

陳氏澔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案鄭訓慊爲恨少如陳說則爲快足矣從鄭爲正

姚氏際恒曰慊宜與孟子行有不慊于心之慊同謂滿足也

姜氏兆錫曰約者困迫失志之貌慊者滿盈犯上之意益猶盡也蓋無以安貧斯約無以守富斯驕約不自得斯蕩檢而盜驕不能遜斯犯上而亂皆人情也而禮因爲之節文則富貴貧賤各止其所而有餘不足之患消矣由制防立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制富而不使驕也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

貧而不使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之類所以制

而不使慊也　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慊謂滿足也如孝經滿而不溢高而無危是不慊于上也

方氏苞曰至春秋之末晉絳之富商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顏子之貧尚有負郭之田以給饘食瓢飲自安于陋巷則周公制禮以爲民防者遠矣　貴慊于上則病下者多矣乃亂之所由生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

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呼報反樂音洛據論語好樂好字衍文茶音徒乘繩證反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爲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

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鄭注論語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不與禮同也

姚氏際恆曰好樂好字非衍樂音岳論語云貧而樂富而好禮此孔子原文也此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此後來文士本舊文而易以新義也取樂禮相對然言好樂則樂洛字義亦在內猶孟子云獨樂樂此寫意法也又史仲尼弟子傳云貧而樂道以對好禮則板實矣　又曰千乘鄭氏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

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按此本司馬法之說爲融解論語亦同是以千乘爲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此皆信周禮而不信孟子王制者然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皆過于千乘亦不合矣惟包咸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說是按云千乘者以開方萬里之法推之甚言之也百雉鄭氏曰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據疏謂此本古周禮左氏說杜預曰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亦同此是也鄭又按

定十二年公羊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五堵二百尺百雉二萬尺若是則爲長二十丈三千三百三十三步公羊何休之說不可從又曰按此云家富不過百乘而孟子云千乘之家者何蓋孟子謂天子之卿此謂諸侯之卿也然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亦祇食采地百里而謂之千乘者亦甚言之也諸侯之卿其采地當益少而謂之百乘者亦甚言之也其後諸侯地方廣大其卿應得有百里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是地方百里也如是乃實爲百乘之家矣百里爲百乘此以開方千里

言也然則後世諸侯之卿實同天子之卿若以開方萬里言之蓋亦可稱千乘云孔疏未明故及之

姜氏兆錫曰衆而以寍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致禍也其幾言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荼毒螫蟲也刺厲王之世民苦欲亂寍爲荼毒之行以相侵暴而不恤也千乘侯國所出兵車之數百乘卿大夫采地所出兵車之數高一丈長三尺爲一雉百乘卿大夫都城長廣之數也　石梁王氏曰貧而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蓋羨文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

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姜氏兆錫曰嫌疑而未明者禮以章之隱微而難剖者禮以別之凡爵等服制位次之屬皆是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姚氏際恆曰以楚越僭王故不書葬陳可大謂夷之也非

姜氏兆錫曰楚越王之喪書卒不書葬以其僭王也

國君稱君不稱天以避天子大夫稱主不稱君以避

國君詩逸詩也盍旦鳥名夜鳴求旦故有此名言覾彼鳥失昏旦之辨而昧于求者人尙以爲患之況人臣而失上下之辨乎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陳氏澔曰不同車以遠害也篡弒之禍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黃氏乾行曰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桓公公薨于車則弒君于車不必同姓也羽父使賊弒隱公于寪氏則同姓之弒不必在車也嗚呼人君鑒

此亦譏于微而已矣

姚氏際恆曰此此謂君與同姓同車以其俱爲先王先公子孫有可承繼之勢如與之同車則疑有嫌若異姓或與同車則無嫌但不可同服耳別嫌同姓如此而同姓猶有弑其君者記文之意主同姓言故以異姓可同車襯起同姓不可同車之義異姓只是帶言不可泥陳可大曰不同車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按篡弑之禍未嘗皆同姓也且其說是謂恐同姓弑君于車故不與同車以遠害然即同姓弑君何嘗定于車耶可謂瞽說記文

同車不同車及同服皆寫意法總不必泥說見下章

于父之執下

朱氏軾曰同姓親也親者患其暱而瀆不與同車者示以恩中之義即父子異宮意異姓疏也疏故不妨同如士沐粱之類士卑無嫌也示民不嫌單承異姓句必異姓乃不嫌正見同姓之不能無嫌也不同服意不重謂異姓可使同車但不同服而已嫌者嫌其褻也瀆也遠褻瀆正所以全恩愛惟義至乃仁盡也

陳可大集注謂不同車以遠害又云篡弑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不知周道親親讀伐木行

葦之詩何仁恩之洽也使外崇酒醴之文中愼鉞刺之懼此後世中主之所不爲以爲禮也可乎經云民猶有同姓以弑其君者甚言人情之不可不坊非謂畏弑逆而不與同車也周公使管叔監殷無損知人之哲益見親愛之仁如陳注云云所見又在陳實下矣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

熊氏安生曰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

姚氏際恆曰君子辭貴不辭賤二句本孟子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來然富貴可辭貧賤本無可辭而云不辭者蓋以一有辭貧賤之心遇非道之富貴便不能辭矣其言甚警動而斂妙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豈非人浮于食乎此二語從孟子生來　又曰此一段名言可感

姜氏兆錫曰食祿也浮溢也德薄祿厚是浮溢于人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陳氏澔曰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人之相怨各執一偏而不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于亡其身亦可念矣

姚氏際恒曰詩所言之爵自謂爵祿之爵陳可大獨從嚴氏作酒器解既非詩義且作酒器解固切觴酒豆肉一條作爵祿解亦切朝廷之位一條又何必去此取彼

陸氏奎勳曰當指貪位冀祿者陳氏集說用嚴氏詩

緝以爵爲酒卮未免落纖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詩小雅角弓之篇已終也言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怨何有哉況今讒搆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詩本刺兄弟相怨而此引以爲不讓之戒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姜氏兆錫曰自稱曰寡君蓋卽貴人賤已以例先人後已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姚氏舜牧曰畜養也謂思先君畜養寡人以証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之意

姚氏際恆曰死亡皆謂爲國而死死亡者古人多如此並言不嫌其複中庸亦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大槩死生據其人而言亡存據在我視其人而言耳

孔氏以亡爲爲國出亡在外者按爲國出亡此事甚鮮何必舉以爲言且下引詩云先君及云偕死皆承死亡言而無涉出亡也若中庸所謂亡亦可云出亡乎

姜氏兆錫曰死謂死國事者亡爲從亡在外者詩邶風燕燕之篇勗勉也先君謂衛莊公寡人莊姜自稱也言其娣戴嬀大歸于陳猶以思念先君勗我而引以爲不偝可託之証也蓋君有利祿及人必先死亡之家後生存之人而後其民化之皆不偝而可以託若偝棄死亡而其家老弱號呼無所控告則君又何

以化其民哉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賤車則
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姚氏際恆曰技猶秦誓人之有技之技車車服以庸
之車故君子以下不與上義關聯古文多如此不必
强爲之說

朱氏軾曰先言者虛文而無實後世人主博好士之
名如繆公商所以待孔子繆公鼎肉于子思齊宣欲
養孟子以萬鍾是皆不與共天位食天祿未可謂能
貴人尙技也

姜氏兆錫曰貴人謂貴有德之人也貴德而不吝于班祿尙才而不吝于賜車非輕祿器以重賢能而已此所以樂于讓善而勸于習藝也祿賜頒而非徒口惠故言常約若徒以言相先而無以及人則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矣　方氏曰言任賢使能錫予無所吝而民皆興感也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姚氏際恆曰則犯也當如注疏作民犯上解方性夫謂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陸農師謂順民而無犯皆迂折蓋因此句屬在上者言故爲此解豈知坊記全篇多參差散脫何必如是排整乎

朱氏軾曰下天上施下民也天天之也民感上之施如天之施也

姜氏兆錫曰酌參酌也犯謂犯衆議也言人君必察下情以宣上令則民戴之將如天降下者然否則是上犯而下亂也信則不欺讓則不驕如此則其酌民言也審矣民欲不親其上死其長得乎此報禮所以

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芻取草者蕘取薪者引此以明
酌民言之意也
方氏苞曰違于義理逆于衆心皆所謂犯也讓卽酌
民言之謂古人有大事謀及庶人疑獄與衆共之庶
人傳語皆不敢爭勝于民讓道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陳氏澔曰詩衞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于
龜筮之于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
明不爭不怨之意

姚氏際恆曰詩以體字爲履字乃語音訛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爲卦兆之體何故于此曲附履字之訛

陸氏奎勳曰石梁王氏曰鄭箋既以體爲卦兆之體何故于此曲附履字之訛按鄭志于上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自謂注禮時未見毛詩後不及改況此節誤在小戴不當苛責康成

方氏苞曰記者之意似謂卜筮無咎之言尚不敢自專而稱他人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

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陳氏澔曰詩文王有聲之篇謀度鎬京之居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于龜而遂以爲正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案讓之龜卜與記文稱人意不合

姚氏際恆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凡三述之所謂三嘆者與文有詩意甚奇惟引詩皆不協

姜氏兆錫曰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我武王固以謀建鎬京也王志豈不先定乎乃取正于神以成此都焉是王不自以爲功耳故又引以爲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林氏之奇曰君陳㵄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于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于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姜氏兆錫曰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良以德言顯

以名言謂有是臣則德成而名顯也引此以証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陳氏澔曰引以証善則稱親之義

姚氏際恆曰三歎之餘又益以君親二義其成五章文法迤邐辭氣悠揚全法三百篇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式氏切

譙注音缺

王氏應麟曰論語成于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朱氏軾曰坊記表記多粹精語然以爲孔子之言則未敢信不獨此節已也

姜氏兆錫曰弛猶棄也稱論語曰者以篇內子云皆非見于論語故獨此稱論語曰也高宗商王武丁也三年以下非高宗遂言稱高宗云者以書詞乃美高宗故即稱高宗云也其詞見周書無逸篇譙書作雍詡發言和順當于理也所引皆見守成之意　石梁

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如此

固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叚叚如此引証

齊同也

方氏苞曰舊說以弛爲棄忘不藏記其親之過非也

過已成矣爲子者不復藏記于心安得爲孝弛者使

其過有所解而人不忍攻幹蠱之義也禹能灑沉澹

災三代命祀鯀亦列焉且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而

與舜同爲以死勤事則鯀之過弛矣仲弓列德行之

科冀缺復嗣宗職世人不復引繩批根以瑕疵其父

則二父之過亦可謂弛矣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
子不匱

陳氏澔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
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怨
當作怠

子云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
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姚氏際恆曰讀渭陽之詩見睦于母黨之義焉但較
父黨為輕故下祇言合族

姜氏兆錫曰因由也合族謂聚合黨族所謂父黨母

黨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裕貌瘉病也
兄弟親黨族更切故引之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
孝也
孔氏穎達曰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若
尊卑懸絕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但是父之
執故不以衣其衣也
陳氏澔曰廣孝謂敬之同于父亦錫類之義也
黃氏乾行曰此上兩章皆承前孝子不匱而言由父
母推之而睦于其黨又推之而敬于其執然則君子

安往而不爲孝哉

姚氏際恒曰車與衣是寫意法非實也觀可以不可以文法便見大槩謂稍遠則可邇近則不可耳不然豈必有父執之車與衣而詔其乘之戒其勿衣之哉知此亦可知前章同車不同車之說矣

朱氏軾曰父執可同車然使同車而又同服則尊卑無辨矣故戒之舊注未爲確當

姜氏兆錫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故可乘衣所獨故不可衣廣孝謂推致其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姚氏際恆曰服勞奉事曰養論語云至于犬馬皆能有養謂犬馬皆能養人也此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但變舊文之以畜比人者雖以畜比小人然是以畜比子故自無妨爲小人比君子而語義正同彼解論語爲人養犬馬者語義便不類矣且以畜比親尤大謬無理

姜氏兆錫曰與論語微異詳見論語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陳氏澔曰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爲忝祖也

姚氏際恆曰父子不同位謂生不共席死殊昭穆然則祖可同也引書似不切而殊妙

陸氏奎勳曰陳東滙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爲忝祖也說本注疏而大失厥旨子云父子不同位乃子所以敬父也引書特見祖亦當敬耳

姜氏兆錫曰不同位如小而燕坐大而賓弔之類厚猶篤也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引此以見君不可以不君辱其祖子豈可以不子慢其親乎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

陳氏澔曰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嘆非事于戲也謂爲孺子容止或足以娛親云耳

姚氏際恆曰不言慈恐嫌望親慈巳也純乎寫意戲而不嘆已盡出一老萊子薄于孝厚于慈可謂善駡世人然厚于慈之慈亦非慈也溺愛而已矣

姜氏兆錫曰不稱老卽曲禮恆言不稱老之謂言孝不言慈則惟以子道自處而已戲而不嘆亦老萊子戲綵之意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張氏曰朝廷二字疑衍

姚氏際恆曰言長民者于朝廷之上敬老則民作孝矣長民以人言朝廷以地言或謂朝廷二字衍謬

姜氏兆錫曰老老而民興孝也

方氏苞曰長民者三字疑衍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

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孔氏穎達曰人君修立宗廟恭敬祀事者教民追孝于親也

姚氏際恆曰雙引經易坊字爲示字法皆變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爲親之死也故爲尸以象其生爲神之亡也故爲主以寓其存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用之賓客以明敬也不及者菲薄而廢禮過者華美而沒禮敬胥失矣故主親饋以敬客客

祭饌以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論祭祭之薄者詩

「大雅既醉之篇德謂義理也方氏曰食亦利之所存

財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

方氏苞曰敵客無不親饋之禮其諸侍食于長者與

曲禮侍食于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

則不拜而食盡父兄爲客則主人于子弟客不親進

饋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爲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

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

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姚氏際恒曰曲禮云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今云過之者趨走此文家點染法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今去元酒與在戶合兩句爲一曰醴酒在室此文家剪裁法尸飲一君飲一尸飲二后飲二尸飲三賓飲一今言上下之義故獨舉尸三賓一爲言此文家斷制法禮器云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又云升首于室今云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此文家

避實就虛法

姜氏兆錫曰承奉也醴味薄故在室醍澄遞厚故在堂在下不淫謂不溺于味也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爲飲三主人獻賓爲飲一祭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是聚宗族也觀猶相觀而善之觀凡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堂下者觀堂上之禮如此小雅楚茨之詩言禮儀盡合于法笑語盡得其宜者此爾盡備言敬質肅雍之道而終引詩以約之也

方氏苞曰事尸于室中者主人主婦也待事于堂上者長賓長兄弟也觀禮于堂下者衆賓衆兄弟也長

賓三獻賓長長兄弟有加爵皆獻尸于室中故觀主人主婦之慤誠而致其嚴恭衆賓衆兄弟升堂受爵則觀長賓長兄弟之肅雍而用自檢飭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歛于戸內大歛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于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徐氏師曾曰子云死民之卒事以下應各爲一章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于周也不止謂上文弔于

家一事

姚氏際恆曰二章皆本檀弓爲言不葬非不葬也猶公羊所謂渴葬不能葬之類與

朱氏軾曰此承上節示遠而言死者人之卒事然未葬猶以生禮事之葬然後立主而虞反哭而弔謂已葬畢也觀子之從周葢知葬之爲重矣

姜氏兆錫曰賓自外入禮不可不讓喪自內出禮不容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也說見檀弓　又曰哀親之在土也故弔于壙反而亡焉失之矣故弔于家皆不偝死之意也然送死爲終事禮宜曲盡子以殷

爲已慭矣故從周葬謂會送葬也㷀而不葬則失弔壙弔家之義矣說亦見檀弓按此章先敘殷周之禮而後引子云其爲記者穪引之詞尤可見

方氏苞曰喪禮每加以遠者恐愈遠而哀愈亡故每加設禮節以爲之紀也自浴于中霤至葬于墓每節皆有哭泣辟踊祭弔之禮所以示遠而不可怠也故卒哭之弔宜于家正爲民之卒事不嫌于過厚耳故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㷀而不葬者歎喪紀之薄告㷀而鄰國不會葬也舊說以檀弓卽違之義詁似不可通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容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姚氏際恒曰推事父母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

事長則臣不敢貳于其君幼不敢貳于其長所以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旣有君而事之不得更謀他國之仕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乃得稱二君耳鄭以貳爲副貳以二字爲貳字皆鑿不敢有其身即曲禮不許友以死之義旣變板實爲空靈又泯其近游俠之獘妙絕

朱氏軾曰此段重不貳君而以親配言至尊者親以孝親之道事君而事長則祇以弟道見國之尊無二也君與親同服可知君親同尊故事君者不敢有其室猶之事親者不敢有其身與財也

陸氏奎勳曰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不貳也此即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之義故下文君子有君不謀仕謂既仕則無貳心于他國也惟卜之日稱二君謂卜仕之初分誼未定如魯君衛君不嫌兩舉鄭注以君子屬世子其義紆晦

姜氏兆錫曰升堂不由主階受弔不居主位未踰年不忍稱君凡以避父尊盡子道而事死如事生也魯僖公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不稱君明年春里克弑其君卓子乃稱君其不稱君以正子道也而乃有子弑其父者何哉　又曰貳如

左傳國不堪貳之貳謂有貳心也推事父之道以事
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知有君長而已是不有貳
心于君長也君子謂君之子有君謂君在二如左傳
二國之二亦與貳同但義猶副也言君在之時子不
急于爲政惟時當卜筮君有故而巳代之則自稱君
之貳某而已以見他事皆不稱而無有貳心于君也
示民不疑見君得比于親示民有上下見子當統于
父不敢有其室即示不疑之意不敢專卽示有上下
之意餘見郊特牲曲禮諸篇
方氏苞曰旣有君則不謀仕于他國或謀得美仕惟

筮仕之初未決所從則可稱二君以決之如畢萬筮仕于晉或與他國並占而于晉得吉卜則決意仕晉也。未仕者不敢饋人則已仕者得饋矣然父母在而饋獻及車馬之重則太專故不敢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孔氏穎達曰爾雅作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云菑始殺草木新田新成柔田畬舒緩也此注誤

姚氏際恆曰弗能見鄭氏謂受饋者有疾非是蓋謂饋者之弗能先以禮來見也即禮先幣帛之意此言敵者若大夫賜士不來見亦受如陽貨歸孔子豚是也然儲子不來見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又以不報示異與　又曰易曰則利有攸往此曰凶此誤引經之大者

陸氏奎勳曰此凶字屬衍文在易无妄六二本贊其無所爲于前無所冀于後故下文曰則利有攸往陳氏亦知易無凶字乃仍從鄭註無功食祿斷爲凶徵得毋一誤再誤乎

朱氏軾曰先將幣帛而後行相見禮是重財輕禮也故起民貪無辭而行情者全不以禮不但後禮已也故起民爭辭兼與受與之辭如孟子所謂餽贐聞戒是也受之辭加士相見禮所謂敢辭贄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是也不能見則不獲行禮故不視餽也

姜氏兆錫曰禮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而後以幣帛行其情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利無辭讓而遂行情則民必習於爭矣豈先事後祿之義哉故人以禮饋或有故不得出見則不視其饋而納之蓋不敢以當禮也易无妄六二爻詞今文無凶字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喻無功
而食祿故引之以証無禮而貪利也
方氏苞曰雖在喪人饋之酒肉亦無不受之禮註不
親猶不內非也蓋有喪疾則不親受是謂不能見受
之者其意不可處也而有喪疾則不可食既不可食
而親之則似有欲食之意故不親耳或曰不能見卽
不能食之譌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
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

鄭氏康成曰此詩乃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是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孔氏穎達曰記引詩本明無盡利之事當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己可及君同至於死鄭註記時未見毛傳乃別生一義以爲交友相與故云故親

陳氏澔曰谷風詩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此引以爲不盡利之喻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云不坐猶不殺之意亦寫意法

姜氏兆錫曰詩小雅大田之篇與今詩文小别木束曰秉禾束曰穧伊語詞時謂時膳力猶務也蓋寡婦所爲利者取其遺而不盡者以爲利耳不稼祿足以代耕也不漁田有禽也不力珍有常膳也不坐羊犬傷食其肉更寢處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意也詩衛風谷風之篇葑菲菜名詩意本謂不可以棄其根而并棄其莖此則謂不可以取其莖而并取其根也如此則德閫無失而人戴之盡借以爲不盡利之喻也

方氏苞曰李光坡曰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

言不盡利之道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

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

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

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

猶有自獻其身

姚氏際恆曰此章引經在言坊民之後法又變其詩

若依齊風則易析薪二字為伐柯二字若依豳風則

伐柯如之何四句多二之字

姜氏兆錫曰章明也無嫌謂行無可嫌也詩齊風南山豳風伐柯之篇詞各有同異克能也横從其畝言縱横耕治之也獻猶進也謂自進其身於男子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姚氏際恒曰此章卽引經以言坊民法又變

姜氏兆錫曰厚重也謂重其有别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卜吉凶以占同異也魯與吳同姓之國昭公取吳女而諱其姓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姚氏際恆曰此章謂自古后夫人之禮凡非祭祀獻尸則男女不交爵其後諸侯與鄰國之君相會大饗命夫人出祼獻相交爵于是有陽侯殺繆侯而竊夫人之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矣洵乎禮非祭男女不得交爵也其義如此鄭氏曰陽侯繆侯同姓也其國未聞孔氏曰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大夫士若王于上公及上公相饗后與夫人亦男女

交爵又曰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祼獻拜送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祼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凡此皆鄭孔惑于周禮而妄爲之說也內宰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王者非祭亦男女交爵而與記文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之說違故其謂陽侯繆侯爲上公而以非祭男女不交爵之禮屬之諸侯以下也然終以記文有此說不能顯背于是爲同姓異姓之說又附會大宗伯有大賓客則攝以載祼之文謂同姓行此禮異姓則使人攝意欲以記文之記爲若獨詔異姓者然故又以陽

侯繆侯爲同姓也按禮后夫人惟祭祼獻無祼獻賓客之事周禮之說必不可用而記文之說固足徵也記文本謂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今乃謂王與上公大饗男女交爵則是非祭男女得交爵矣不使記文前後之義自相背違乎又王與上公男女得交爵而諸侯以下男女不得交爵則禮行不自上始矣其可乎且其旣云陽侯繆侯其國未聞又何以知其爲上公而同姓乎種種譌謬皆因妄執周禮之故勘破之正不直一笑耳

陸氏奎勲曰大饗以祭言宗伯代夫人祼獻由此起

也以大饗爲兩君相饗同姓則夫人親獻異姓則使
人攝飲皆孔氏之臆說陽侯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
而纂其國註疏得之石梁王氏未免妄駁陽侯旣纂
自可稱侯而謚陽觀首句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是
以知大饗之爲廟祭而陽侯始爲助祭之臣也
姜氏兆錫曰陽侯繆侯兩君謚也鄭云其國未聞按
禮祭之時主婦與賓相獻酢其兩君相見行大饗之
禮同姓則夫人親亞獻異姓則使人攝是非祭不輕
交爵也二侯蓋同姓之君故繆侯之夫人饗陽侯而
以變廢禮石梁王氏曰陽侯旣同是侯則殺字當讀

如字鄭既云未聞其國是固見其皆國君也乃又讀殺為弑而云弑君自立何耶

方氏苞曰疏謂侯伯以下非祭不交爵王饗上公上公相饗后夫人親祼非也大行人乃周初典禮賜侯繆侯則衰周之事耳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徐氏師曾曰以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于族

姚氏際恆曰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今去未見之義而但云好德如好色此正剪裁法而鄭氏曰此句似不足何耶

姜氏兆錫曰好德如好色鄭謂此句似不足者得之據此則言人當誠於好德耳下漁色謂內娶也以人主而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是如漁者但貪取其

魚然故不爲也君荒色則紀綱弛故遠之以立民紀不問婦人所以疾與其疾之所在以避遠也蓋但行問安否之禮而已餘並已見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成氏伯璵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卽假借其名非正也

姚氏際恆曰壻稱妻父母亦曰舅姑其稱最古後人鮮知蓋謂我舅者謂之甥壻稱妻父母爲舅姑所以稱壻爲甥也見孟子帝館甥于貳室惜爾雅稱妻父

母爲外舅外姑多此一外字耳若後世稱外父外母加以外字則可然父母又非所宜稱也婦于夫之父母止稱舅姑夫于妻之父母反父母之耶或謂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如此則何以別不知古人樸質重稱皆無碍爾雅云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爲甥是也

陸氏奎勳曰春秋時此風頗有觀鄭之丰陳之東門之楊可見陳氏說本無病或引嚴陵方氏玉岩黃氏之說而謂陳氏故違鄭註首尾衡決不知鄭註不親夫以孝舅姑即是不至之意

姜氏兆錫曰舅姑爲妻之父母也成氏曰爾雅男子亦謂妻父母爲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故男女互敬其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違如儀禮夙夜無違命及無違宮事之違恐其不知敬戒事夫之道故以進而授之也不至謂親迎而女不隨而至也

方氏苞曰女不至如鄭子明遇親迎者而奪之是也吾既冠後聞北郡中有女在塗而自盡於藍輿中至壻家始知之者若能守先王之禮姆與女同車則無此情變矣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五終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

中庸

姚氏際恒曰予分出此帙以爲僞中庸者蓋以其爲二氏之學也然非予之私言也實有左驗云禮記漢儒所定中庸在第三十一篇自劉宋戴顒始從記中摘出撰中庸傳二卷考史顒傳云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父逵善其事顒亦參焉唐李綽尚書故實云佛像本外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也晉宋之世士人競尚佛教顒與父首爲雕塑之

制盡深信篤敬乃能如此其作此篇之傳適與相符
也又梁武帝撰中庸疏二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梁武之崇佛世所共知玆不更綴至唐李翺益尊信
是書而論說之創爲滅情復性之說其生平篤好禪
學五燈載其爲鼎州刺史謁藥山問道山答以雲在
青天水在瓶翺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
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
在瓶迨至宋儒益復從風而靡周茂叔受學于東林
禪師東林授以中庸與言中庸之旨一理中發爲萬
事末復合爲一理茂叔受之以授程正叔正叔嘗言

之今章句載于篇端者是也于是程門游楊之徒多爲中庸解朱仲晦相承以爲章句乃復抵其師說爲淫于佛老見章句序楊中立授羅仲素及李愿中及朱仲晦孰知其說殆有甚于游楊之徒者哉註者依文爲言大抵本文便然非注之過故咎注者皆非若夫橫浦慈湖一輩又無論焉近時明代相傳猶然薛以身贈三峯藏詩云知君問我參同處請看中庸第幾章羅念菴習禪學者詩曰何人欲問逍遙法爲語中庸第一章徐世溥與克明上人書曰三乘五車本無二諦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尤展成文序曰中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尤近不二法門故昔人謂熟讀三

十三章已見西來大意觀此則大概可知矣然則好禪學者必尙中庸尙中庸者必好禪學中庸之爲異學其非予之私言也不亦明乎至若釋氏之徒取而配合其教者益多聞詳篇中然亦不能盡也　又曰大抵佛之與老其形迹似同而指歸實別僞中庸之言旁趨于老氏預啟夫佛氏故其言有類老者有類佛者有一言而以爲老可者以爲佛可者則從其形迹而論也具詳篇中　又曰中庸子思之言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今僞中庸所言無非高遠之事何曾有一毫卑邇來與子思之

言不啻若冰炭則子之分別仍非漫然者不得咎我以割裂也　又曰聖人教人舉而近之僞中庸教人推而遠之舉而近之者只在日用應事接物上如孝弟忠信以及視聽言動之類是也推而遠之者只在幽獨自處靜觀叅悟上如以不睹不聞起以無聲無臭終是也姑舉論語一二端言之孔子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聖人平日以此自省者不離應事接物上見也聖門高弟莫過顏曾孔子稱顏子之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夫遷怒貳過非在應事接物上見乎曾子曰三省

其身爲人謀與人交受師傳非在應事接物上見乎
試以中庸較之有片言隻字之合否然則卽使果爲
子思之言盍有不信顏曾而反信子思者又盍有不
信孔子而反信子思者是予之屢則此帙以爲僞也
人亦可無疑而怪之矣　又曰學者依孔孟所教則
學聖人甚易人人樂趨喜赴而皆可爲聖人依僞中
庸所教則學聖人千難萬難茫無畔岸人人畏懼退
縮而不敢前自宋以後中庸之書日盛而語孟日微
宜乎僞道學日益多而眞聖賢之徒日益少也此古
今世道升降一大關鍵惜乎人在世中絕不覺之可

爲浩嘆　又曰僞中庸一味裝大冒頭說大話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此則言遠指近恰與相反語孟之言極平常而意味深長一字一句體驗之可以終身行之而無盡僞中庸之言彌六合徧宇宙細按之則楞然無有也非言遠指近而何　又曰餘說見帖首中庸下及後卷之大學下　又曰歐陽永叔曰禮樂之書散而雜出于諸儒之記獨中庸出于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眞而其說有異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

學學十有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唯帝其難之舜之于事必問于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于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必改故曰改過不吝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嘗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嘗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與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與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乎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此歐公問進士策予此書成後六年閱其文集始見之既喜予說之不孤

而又愧子之寡學見之之遲也亟錄之
毛氏奇齡曰中庸言道之書也中庸本禮記之一故其中多言禮如發皆中節無過不及皆禮意也至無憂達孝三章及禮儀威儀愚而三重諸章則專言禮矣要之禮皆道也道以誠爲本以禮爲用毛氏達宗曰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玄編之爲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爲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傳已專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爲梁武帝所撰今不可攷矣特當

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注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注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唯朱氏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爲章句又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爲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八比法用朱氏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大中庸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爲一書而于是舊文舊傳皆茫然焉先生歸田後擬注四書而冉冉不逮至兩遭大病首邱念切因葺城東舊草堂而還棲其中足痺不出口語呿呿痛故友淪亡無可語者會

會稽章泰占以咯血從白門還與同邑樓象明家充有甫作主客而嘉興陳自曾杭州朱鹿田並相過問因守早食之頃請先生略說中庸而象明泰占皆有質難并各記其語顧記紙零落棄置篋中又一載餘矣按中庸本言道之書然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在其內鄭注固踳駁而章句支離專以配合爲能事其于聖學與聖功並未指出先生云道必成于修顧修其名也愼獨者修之實也然而何以愼之大學愼獨在誠意中庸愼獨只在誠身誠意者好善惡惡不自私自利以恕爲主故曰有諸己求諸人自藏恕以

至絜矩聖學與聖功無兩事焉中庸亦然愼獨誠身亦以忠恕爲下學始事乃自明善擇善不自私自利以極推于至誠至聖成已成物卽是極功故大中開首皆曰愼獨去私利也因之以論語之忠恕一貫孟子之强恕而行萬物皆備亦無不彼此相証曠然言下如此則何必以主靜主敬格事物致良知紛紛聚訟張南士先生嘗云生平讀四書並不曉聖門下手工夫端在何處大學愼獨祗誠意可耑一以行而中庸必以靜存動察分作兩層誠不知顯微相接時頃刻兩功作何下手仁和王草堂嘗欲輯大中襍說爲

章句所不合者擬勒成一書而逡巡不果嘗與泰占
象明記先生所說畧存其槩以留講會之一綫特中
庸禮書其中言禮諸章先生另爲說以爲中庸言道
猶五臟也其言禮猶四肢也未有四肢不識而能識
五臟者因別錄二卷今并輯入合五卷雖中庸有說
有講二書并亡今不名講而名說者曰偶說及之耳
講論者有待之事也

陸氏奎勳曰据孔叢子作于子思性道文章原原本
本非小戴所能增損朱子章句或問二書詮解極精
後學無從置喙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鄭氏康成曰天命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倣效之是曰教

孔氏穎達曰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曰道本無名强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

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是修道之謂教也

毛氏奇齡曰言道本天而成乎人也其以性教分誠明而即以誠明分天道人道皆本于此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即天命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未免有賢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謂合言之者若章
句云性卽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卽易之窮理盡性
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亦似襍出不倫左傳
天有六氣降而爲五行至于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
矣唯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
五行之秀氣也　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
後別聲被色而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
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
乃襍理字于形氣之後而曰亦付毋論理不是性窮

萬物之理原非盡性卽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且天下惟理可以生形道可以生氣未有形氣具而道理反藉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人不爲物卽或六氣五行人物共具而成性以後爲道爲教物所不得與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既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性合人物必誤認盡已性卽能盡人性盡物性耳性者生也我能盡天之所生此中有天心天德

人物能盡天之所生則祇得遂其生氣已耳觀下文

以贊天地化育爲盡人盡物之極境則盡人盡物不

過助天地生育並非命性率性之性此則本文可明

證者蓋以我盡人物性止得如此假使人之中亦有

能自盡其性者則堯舜之道自有禹皋何必待至誠

始盡乎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卽我性語此是大病

佛不云犬子皆佛性耶爾雅率循也循性行之便是

道舊詁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

土神則知此必古道經之言接周禮以天爲神火神

金神猶火天金天也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稟之卽爲

性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知之四性此易曉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人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知循行之而俱當乎道此實詮率性之明可据者若夫教則卽以此道修治之而盡人盡物形著動變之大化由此興焉以道自修卽以道立教聖學聖功並無專己者此卽大學新民中庸成物也然修外無教教外無修新民在明德成己卽成物也

毛氏遠宗曰道不是路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庸達天德是也性卽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

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故古記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荀子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為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道此曲譬非義訓也且命亦不是令孟子分明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則示字卽命字之解觀其不見夷子不親告以語而曰命之可見

姚氏際恒曰率性謂道性中自有仁義由仁義而行乃謂之道雖大意可通然不說出仁義一層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似籠統語未免泛混便類生之謂性之說以致以性為惡種種弊端矣老子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彼以氣化爲道故自離根如此而淮南子据中庸解之曰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按老子既將仁義與道判而爲二淮南復將仁義與性判而爲二益舛矣則固中庸籠統泛混之言有以啟之也　又曰率性謂道一句泛混尤在率字蓋率字下得甚輕故宋儒解此兼人物而言蓋人率人之性牛馬率牛馬之性若是則同人道于牛馬矣非類生之謂性之說而何此孟子所以致詰于告子也或咎宋儒解兼人物之過不知非宋儒之過而作者之過也

又曰妙喜以淸淨法身配天命之謂性圓滿報身配率性之謂道千百億化身配修道之謂教釋氏多牽引中庸實以其言與彼教合也不然何以不援引語孟而獨援引中庸乎此其可思矣故披覽釋言偶有所見則志之以見予之非私言也後倣此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孔氏穎達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修行仁義禮知信以爲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于人人行于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碍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弃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

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

毛氏奇齡曰然則修道可緩乎其後依乎中庸道不遠人皆本此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孔氏穎達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于道故君子恆常戒于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況其惡事而睹見而肯犯之故君子恆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恆恐迫畏懼于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恆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戒懼況睹

聞之處慎懼可知也
姚氏際恆曰戒慎二句老子致虛守靜之說近之又莊子私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亦頗切合而大意則全類乎禪聖人教弟子自入孝出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以及成人處而敦行講學出而爲政治民無非應事接物上固未嘗教以獨處靜坐也故不睹不聞之說從來無之即如習隱之流聖人之所不與然而隱者亦耦耕荷蕢汲汲于資生又何嘗獨處靜坐乎聖人又教爲學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能思亦善矣聖人猶慮其涉于虛

也必教之以爲學之實功焉下此者則又教之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
乎已非賢博奕也亦欲其有所事事耳夫不用心者
賢之以博奕用心者進之以爲學聖人之意從可見
已若夫釋氏世出世間以參禪入定爲功以結制打
七爲限如是而終其生在不睹不聞之時故曰全類
乎禪也乃陋學無識之徒習成異端專教學者靜坐
豈不可哀也哉然而即曰戒慎恐懼亦非不善豈反
欲其懈惰恣肆耶又非也聖人教人戒慎恐懼亦只
在睹聞時如顏子問爲仁之目告之以視聽言動仲

弓問告之以出門使民不欲勿施皆非不睹不聞時也而其所以不教人在不睹聞上用力者一則聖人設教必不強人以苦難一則本不可以此為教苟以此為教則有體無用語內遺外豈成吾儒之正學故雖時未有佛教而已駸駸乎若預防其流矣由是而知聖人亦有獨處之時固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其景象曰申申夭夭而已曰居不容而已即教學者獨處之時亦不教以戒慎恐懼也曰居處恭而已嗟乎後來時學者誤循其說亦第口耳相傳未嘗身試究竟不知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否如其未然則是

自欺也則是欺人也安有自欺欺人而尚可以爲學哉請自深思之或解不睹不聞貼己身說若然則亦禪家滅眼耳二根之法也六根僅滅其二而遺其四不又爲釋氏所嗤乎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孔氏穎達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卽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于衆人之中所以恆須愼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于隱微之處無顯露于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愼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

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于人恆愼于獨居言曰獨居能謹愼守道也

毛氏奇齡曰不惟睹聞當愼卽不睹聞亦當愼所謂不可須臾離也人祇謂不睹不聞獨耳隱微耳而其爲顯見莫過于是則卽此隱微顯見中有實義焉所謂誠也故當戒愼恐懼也此修道也其後費隱微顯誠不可掩明善誠身皆本此　又曰大學愼獨是誠意此愼獨是誠身總一誠字故後以誠者誠之者極言之　又曰戒懼愼獨不分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情性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已

發未發之頃有界畫者且不覩聞是隱微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愼恐懼卽是愼卽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大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愼獨其在誠意則祇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則心正矣本文以心正爲正心可驗也此以動爲靜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性而並不察情但謹獨而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存存干文所謂性靜情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此際動靜大須體驗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情衆意在中而情見外意爲戒愼恐懼之

所及而情爲戒愼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而忿懥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卽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眾著也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況儒者用功貴在實踐信口門面輒曰動察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僞幾見察喜尙能喜察怒尙能怒

者夫子哭顏淵不知爲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並未動察而以此直捷要功分作兩橛東走西顧此豈學者入門時所宜有乎

毛氏遠宗曰愼獨只是誠誠只是明善擇善與大學之好善惡惡本是一致但心性在中發爲情意有何嘗愼其所愼者不過此隱微之際自私自利之一念耳此與忠恕之不願勿施至誠之成己成物盡人性盡物性前後針鋒的的相對卽此是誠卽此是中是道知此則子曰一貫曾子曰忠恕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千聖相傳在目前矣　又曰大學兩愼獨初以

自欺自慊明其故繼以誠中形外又明其故然又以
十目十手申言之如此者尙不是重複不是誠意外
別有一事今莫見莫顯猶之十目十手也祇以此八
字接解戒懼不睹聞之故極其單逕而以爲重複有
兩事不特有礙聖功將大學中庸判作門戶卽六經
文義亦大周章矣然且致中致和節節分配此亦破
碎支離之至不能盡辨者觀者卽以此類推可也
樓氏宅中曰戒恐至不睹聞正不可須臾離之意故
接是故字莫見莫顯正戒恐不睹聞之意故又接故
字此明是一串安得一動靜分作兩事

陳氏佑曰篇首之不睹不聞卽篇中之不見不顯不動不言皆祇有靜而無動以動卽在靜中無二致也故中庸言道歷見費隱微顯諸字及其統結則旣以知微之顯爲入德始事旋以無聲無臭爲功化極境聖學與聖道可兩視乎

章氏大來曰顯見不是睹聞謂此不睹聞時莫顯見于此耳若認作動則眞睹聞矣禮記三愼獨只是一致大學以動爲靜中庸以靜爲動禮器則專主于靜德發揚詡萬物以多爲貴故君子樂其發也德產之致也精微以少爲貴是故君子愼其獨也獨與發對

精微與發揚對只要是一靜耳

王草堂四書集註補曰昔呂子約問朱子云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卽爲謹獨若分作兩事毋乃破碎支離之甚朱子答以若同爲一事其言何必若此之重複耶余謂不然若嫌此重複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語足矣何必又言可離非道也蓋反言以決申言以明同此義耳豈重複乎況朱子以前卽宋儒亦罕有是解如程伊川云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類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鄭氏康成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生政教所自此出也

孔氏穎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淡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于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乃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

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

姚氏際恆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予謂不謂之中謂之空可也此釋氏心空法對竟不起湛如止水天台三止觀空一不空二空不空三之說亦如是夫未發則無着無着則不屬理道不屬理道則安可謂之中且謂之大本乎宜乎劣士喜淺近之禪學必奉此二字爲秘密藏也詳後且推勘喜怒哀樂之未發必至于推勘吾生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而後已矣異學之徒教人終日靜坐觀未發時氣象不盡驅天下學者入于禪和子不止可嘆復可恨也王樵曰佛經千萬部只說

得喜怒哀樂之未發一句夫以未發對已發言且不可況單言未發乎其父報仇子且行劫亦勢之所必然耳矣以其未發爲中論之堯舜允執其中之中指理言此以未發爲中指心言指理言則其之于人故孔子言舜用其中于民指心言則獨用之于己合眼低眉參悟而已于他人有何交涉耶孔子又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明釋中爲無過不及今云未發謂中既未發有何過不及斯豈中之義乎不應同在中庸一書而詮解中字異同至于如此也故有人解中字之義曰中非無過不及中庸已自釋之矣乃是喜怒哀樂之未

發也以謂傳謂如此則堯舜以來中字之眞面目不可復識矣且孔子言中庸而書名亦曰中庸乃其首章則曰中和直是方圓枘鑿謂非後人攙入爲中庸本書雖置喙奚辭焉　又曰中和二字作對偶他經無之唯樂記有此字然彼言樂則可此言性命之理則未安抑撮取子路問强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爲言耶然彼自兩義不可合併也　又曰明僧蓮池竹窻二筆曰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中意此中即開闢以前自己也既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

夫見聞泯知覺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云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未發則塵未交于外根未起于內寂然峭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法塵之粗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真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劫以前自已尙隔遠在按蓮池此論予于大學云學庸僅得禪之粗迹正指此耳喜怒哀樂未發禪之下乘也北宗近之龎居士所呵爲峭然机是也要悟空劫以前自已禪之上乘南宗也吾嘆宋儒終日觀未發氣象祇得禪之下乘耳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孔氏穎達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則萬物得其養育焉

毛氏奇齡曰道既修則內本于性而達之爲道其在性則充實內積不匱不溢不謂之性而謂之中以慎獨之後明善擇善中有所主也其在道則節文外著不流不倚不僅謂之道而又謂之和以明進乎誠推已及物無所違戾也蓋中則建極在我可以立天下之本和則本乎天而成乎人可以達之爲天道人道

而從此而推極之則以參天地贊化育盡己盡人成己成物皆在乎此此中庸一書之要領也其後大本達道至誠至聖川流敦化並育並行皆在此

毛氏遠宗曰心之正性之中皆存在之義以未發即無所也

姚氏際恒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所謂說大話裝大冒頭者也其實皆禪也何則禪則其理虛無故可以任意極言而無礙若吾儒則事事切實豈可言此言之則中和未致天地萬物將不位不育耶中和既致天地萬物如何位如何育耶此非虛無而何今

歷取諸佛語證之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楞嚴經云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又云心徧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此天地位注腳也又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此萬物育註腳也肇論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又云懷六合于胸中而靈鑑有餘鏡萬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虛又云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此皆天地位萬物育注腳也

樓氏宅中曰中雖中庸之中然包有誠字禮器因名

山升中于天言升誠意于上天也中者誠也

章氏大來曰喜怒哀樂爲性之所發卽六情七情之約舉者但性發爲情與性率爲道何所分別賀瑒謂性之有情譬如水之有波金之有環印子謂性情比水波極當以靜時是水動卽是波畧無間也若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則正可作性道之譬道雖本于性而別有作用質雖同而形已變矣

毛氏文輝曰此達道是修道之道非率性之道以發皆中節必有人發之中之非虛舉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氏康成曰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爲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爲常是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爲中庸容貌爲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

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爲中庸形貌爲小人心行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爲常亦以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

毛氏奇齡曰蓋中和者中庸也和者平也詩終和且平陸法言切韻以庸爲平和之善人而作埤雅者直釋和爲庸則中和爲中庸矣于是中庸名篇而襍引夫子平日之言中庸者以証明之　又曰惟君子時時得中不須臾離也小人無忌憚不戒慎恐懼也

毛氏遠宗曰庸本是用字說文訓庸作用卽鄭氏注禮記篇目猶以記中和之用爲言見陸氏釋文然而

經文有庸德庸言卽此庸也故鄭氏注君子中庸又
曰庸常也以用中爲常道也則旣用又常前後襍出
不知和卽是庸以庸爲平常則平又卽是和中庸與
中和庸德皆通達矣若如鄭所云則堅据用字而于
和義反不曉總是悮耳
樓氏宅中曰禮注謂子思作中庸以昭明祖德故以
仲尼始以仲尼終但仲尼本是字而後改作謚檀弓
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是也俗謂孫可字祖弟子可字
師亦非是
章氏大來曰君子而時中唯君子而如此而是轉詞

非進詞與文言龍德而正中語同若謂君子又時中則論語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謂君子又不仁無是語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孔氏頴達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旣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嘆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也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爲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

毛氏奇齡曰夫子有言中庸是至道然修亦匪易也非至故鮮能亦非至而惜其鮮能可見

毛氏遠宗曰蒙引謂章句民不興行專指小人豈聖人但以中庸之德責之在下而不責在上之爲民表者民字當作人字兼上下言不知民只是民烏得改人字以兼上下此民不興行不過嘆道之不行而修道爲教則教道者亦從此可見耳　又曰俗說民人與知愚賢不肖小人皆不能中庸而唯君子聖人能之似有串合然襍引子言但遇有中庸字者便取以爲証并無聯絡并串之意如此則絕去轇轕天空地曠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孔氏穎達曰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説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曰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以輕于道故過之以遠于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由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爲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爲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爲賢變愚爲不肖是賢勝于知不肖

勝于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由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荀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

毛氏奇齡曰夫子嘗言道之不明不行皆由失中則中庸之爲中概可知矣蓋中在中節中節者無過不及之謂也　又曰道之不行接以知愚道之不明接以賢不肖以有知行交互之意故章句謂不行由不明不明由不行實則道其不行矣夫未嘗由不明而

人皆予知擇中不守則恰與由不明故不行相反聖
言平順豈宜狡獪而又背謬如此此但以行道明道
分言之行道者猶中庸言率性在修道也此專以行
言也但明道者猶中庸言修道在教是也此不僅以
行言也但行道須擇中故曰道之不行由不知中也
孟子謂知則譬巧其中非爾力則中全藉擇取故在
知一邊而無如擇中者之難也若道之不明由不能
教中故在行一邊而無如賢與不肖俱不能守中非
過卽不及焉能明道此以行道明道啟下文擇守中
庸之意蓋行道是修道明道是教道行道在知明道

在行行明非知行　而知愚賢不肖始是知行兩下故
然並不交互若謂旣有知行定當有勇則從文夫婦
與知與能聖人不知不能從不及勇可驗　又曰人
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人未嘗不率性而修道而教
之者之寡也道之所以不行也
毛氏遠宗曰知仁勇三者非子思自言如性道教顯
微中和等不過引夫子答哀公之語而旁及之焉得
預抽此語立作綱領世無綱在目後領出襟下者况
其中分配不能盡合如以均天下爲知辭爵祿爲仁
素隱遵道爲知半塗遯世爲仁俱拗曲揉直多少勉

强何如依文立義之爲愈矣

馮氏口口曰孟子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豈有飲食不知味者此知味與知音同不但知得而已故舊注引晉書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荀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鵞知色黑白類以証中庸之難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甚是有見雖此非要義然人不知味亦殊礙理之語而舉世無問及者因復識此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氏頴達曰道其不行矣夫者夫子旣傷道之不行

又哀閔傷之云時無賢君其不復行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鄭氏康成曰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

孔氏穎達曰舜其大知也與者旣能包容大道又能察于近言卽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于民使愚知能行之其斯以爲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爲舜

毛氏奇齡曰夫子嘗言舜能用中

毛氏遠宗曰擇中須知若教以明道則非大知不可矣用中即明道中事也

樓氏宅中曰兩端舊注是過不及若衆論不同則衆端矣如謂即首尾舉兩頭以見中間則首者端也尾者委也尾安得名端乎　又曰隱惡揚善則人言俱善又安有過與不及此如棘子成之言雖君子而偏于質宋硜之言雖大志而偏于利類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無知之人行中庸之事予我也世

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爲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擭謂柞㮚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坑豎鋒刃于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于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似無知之人爲嗜欲所驅罪陷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恆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帀一月而守之如入陷阱也

毛氏奇齡曰言凡人能擇中庸不能守中庸　又曰

期月不是帀一月期是復時之名故論語期月解作周一歲之月言自子月復至子月也若一月則何復時之有此期是一日尙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一歲名期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是旦復至旦故一日亦名期也期月或一日或一月猶論語日月至焉耳

毛氏遠宗曰予知非不知者故能擇中庸何以罟擭陷阱全不知辟不知此予知中亦有知得禍福之意其所不知者獨辟耳故曰知禍不知辟

章氏大來曰罟擭二物罟網也尙書傳謂擭是捕獸

機械陷阱是一物周禮注穿地爲阱以禦獸超踰則陷故謂之陷阱

子曰囘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孔氏穎達曰此是夫子明顏囘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者言顏囘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胸膺言奉持守于𦙍道弗敢棄矣

王氏應麟曰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

毛氏奇齡曰子言回能擇守中庸

毛氏遠宗曰中庸亦只是善故後曰明善擇善與大學誠意止善正同特此是修道要功拳拳服膺即戒慎恐懼也擇乎中庸得一善而勿失之即擇善而固執之也後章不變塞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不悔皆做此然則用中以明道又不足言矣

陳氏佑曰拳拳服膺言堅持也服膺即書言保抱之意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孔氏穎達曰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
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
尙可履蹈而行之中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
猶可爲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爲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言中庸難爲之難也
毛氏奇齡曰誰則能行道以擇中明道以守中者
毛氏遠宗曰天下國家可均三句固不分貼知仁勇
即謂三者俱倚于一偏亦未是堯舜治天下夷齊遜
國比干剖心皆一偏乎特是三者固極難三者欲得
中則尤難耳旣舉此三者則中與不中卽當從此三

者內見得豈可謂三者皆偏而獨空空有一中是不偏者此中須有着非泛設也

子路問强

孔氏頴達曰子路聞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己有强故問之問强中亦兼有中庸否庾氏云問强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孔氏頴達曰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

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汝也女子路也夫子將荅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强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强爲南方爲北方爲中國女所能之强也子路之强行中國之强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孔氏穎達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反問既竟夫子遂爲厯解之南方爲荊揚之地南方之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之己己亦不報和柔爲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孔氏頴達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生人剛猛恒好爭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于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孔氏頴達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

中國之强也流移也矯亦强貌也不為南方之强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强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强哉矯者中立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者若國有道宜守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强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强哉形貌矯然

毛氏奇齡曰夫子答問强亦諄諄以中和為言然則中庸之擇守當何如哉

毛氏遠宗曰夫子偶論强而作中庸者引此可以証

修道之功謂擇善能守服膺勿失必藉强力堅持之然並不是勇勇者賁往之稱以振作猛奮爲訓此正左傳所謂一鼓作氣再易衰竭者與强之不流不倚不變正自相反蓋勇是不退讓非强固不拔之謂也觀後哀公章明出知仁勇三字而雖柔必强尚不得以强字誣坐勇字可知矣

樓氏宅中曰矯卽强也荀子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强之曰橋君矯橋通字卽堅持之意

陳氏佑曰老子以慈爲强與南方同袵則袵衣袵席禮俱有之不必聚訟若不變塞作不變未達則與國

無道不變何異廣韻塞滿也毛晃韻充也不變塞言不爲充滿所變似于國有道有正解耳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勿爲之矣

孔氏穎達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勿爲之矣者恥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爲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孔氏穎達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

猶如人行于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吾弗能已矣者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孔氏穎達曰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値時無道隱遯于世雖有才德不爲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于世不爲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

毛氏奇齡曰維子有言素隱者不擇中遵道者不守中惟君子能擇中守中以固用其中則君子而聖人

己

毛氏遠宗曰歷引子言總只証君子中庸四字蓋以修道之教唯君子能慎獨君子能戒愼恐懼也然而非聖人不至此故後言君子之道即至誠之道至聖之道而末仍以君子之道君子不動而敬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終之謂唯君子能盡中庸之道也經文眼目不過如此若君子居之君子遵道則又儒者通稱不通

樓氏宅中曰素通傃向也司馬法攻其所傃謂攻其所向故鄭氏謂身向幽隱而所行怪事豈君子所當

爲與遯世不見知反覲自明若班氏藝文志索隱行怪則直改求索之索矣

毛氏文輝曰既依中庸雖没世不悔非謂所行平常必致遺弃也謂守之勿失如是耳易遯世不見是兩事此不見知即遯世中事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六終